初潭集

初潭集卷之二十

師友十

○一學道

○○子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途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緜是置几案者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峉塵觀盡妙氣來宅

○南榮趎旣遇老聃踑若慈父鴈行避景𧽩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

嵇康遊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登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艸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投諸水出而觀之乃復大笑康聞乃從之遊問其所圖終不答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及遭呂安事在獄康乃爲詩自責云

昔慙下惠、今愧孫登、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於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何子季與周彥倫二人、精信佛法、子季別立精廬、絕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

云何曰周妻何肉

饒節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與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閒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邪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槖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徧參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夏均父爲其疏云無復挾書吏逐康成之後何曾成佛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皆高邁

也

名　倚松集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披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寺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養行獨於石門荷蓧豈謂刹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哉身如聚沫財若浮雲實無有也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着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

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逾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見督郵後貧乏食詩云叩門拙言詞君屢乞而多慚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已攻中大

其後之累也

此亦公一邊之談也苟知官署門闌不異長林豐草則終身長林豐艸固卽終身官署門闌矣同等太虛無所不徧則不見督郵雖不爲高亦不爲礙若王維是陶潛非則一陶潛足以礙王矣安在其爲無礙無所不徧乎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絶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

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耳荊公欣然嘆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范蜀公不信佛蘇公嘗求其所以不信之故范云平生事非目見即不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服寒藥公何嘗見脈而後信之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黄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凉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

東坡問韓持國於友人皆曰維語人吾已癃老且將聲樂酒色娛年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一日置酒大會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呼號願留一言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

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豈何用早起與家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持國果自以殘年勞心聲酒不若爲死時將得去者計也

嵬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鬼神不知者其道深

以上皆學道之次學道其實也

○二道學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道理可厭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朝得好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史勝質無此理

○裴叔則被收神氣無變舉止自若求紙筆作書書成救者多乃得免

等救耳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

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便是無量

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

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旣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卽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鎭安朝野

是○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會送兄征西葬還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

粹

至言至言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

裴遐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爲飲司馬恚因曳遐墜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

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招起屈滯以傾朝廷玄平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語笑甚歡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長安張氏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禍邪止承塵爲我福邪入我懷鳩飛

入懷以手探之而得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子孫盛昌

此鳩勝地理師

江鄰幾云胡翼之卒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皆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羅可性度寬宏嘗有竊刈其園蔬者適遇見却避草間又有探殺其雞者可携壺就之呼其妻孥還坐盡醉而歸由是相誡無犯

亦○是○一○着○

劉尹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臨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趣○

庾業家富毋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宗慤設粟飯菜葅曰宗慤軍人慣噉麄食慤致飽而退後慤爲豫州業爲長史慤待之加厚○○○○○

好道學

庾杲之嘗候樂順之順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葅杲之

曰我不能食其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泉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眞

王偉元門生爲本縣所役求屬令爲解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諸生隨者千人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有役故來相送令卽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恥

巧於囑託道學之宗祖也

盧詢祖語人曰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燊然與槐梆齊列劉餗隋唐嘉話曰齊和士開用事或謂盧宜一詣詢祖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往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佇轡而望曰彼何人斯燊然而與槐梆齊列因鞭馬疾去

○畢竟是不慣夯溺者

郭昱狭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

自陳道矣謂人曰今日甚幸得樂出拜於馬首

徐鼎臣坐事出陝西柳開為州刺史不為加禮又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來勘文寶師鼎臣故柳開請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為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乎及文寶至求與開相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觀者鼎臣見文寶立談道舊文寶詢問其所欲鼎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出開事立解李生曰此道學假得好可法也可敬也

○以上皆道學之友道學其名也故世之好名者必

講道學以道學之能起名也無用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濟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謀也噫孔尼父亦一講道學之人耳豈知其流弊至此乎

○三會說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仲叔同郡周黨見貢食無菜遺之生蒜貢亦受而不食

猪肝一片甚不濟事口腹累人名聲亦醜若閔仲叔可謂無味之極矣又曰生蒜臭且消食不食有理遺者可咲也是必須實講道學來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摹寫以爲座右銘

好話

宛鄰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鄰士曰是卿屐耶

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鄰士曰非鄉屐耶笑而受之

何隨著譚言十篇專言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豬過隨門者索偶斷遂失豬所在屠者强認隨圈中豬隨即牽與之家有竹園有盜園中筍者隨出行遇見恐盜者覺自走竹中避之傷其足徐繫屐緩步而歸

陳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故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

得便宜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以上皆會說者講道學者但要我說得好耳不管我行得行不得也既得不得則謂之巧言亦可然其如鮮矣何哉吾是以謂之會說也以其太說得好實難到也若陳邵二先生善學實行實說也又不可不知

四含包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

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墻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列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

中人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王敦稱太尉處衆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間

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游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疏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語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着公服敬和遥望嘆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有人歎王恭形貌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嘆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以上皆令色講道者先觀有道氣象若色不令難以免於今之世矣故曰正顏色斯近信近信之色

是爲正色豈道學所知

五少年

孫叔敖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遂爲楚令尹

雖少年心自不同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

好話

燃之

醜面惡

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玄德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虞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

平客得書奇之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操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

爲予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

王戎七歲與諸兒遊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取

因

之唯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戴逵總角時以雞卯汁溲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唐丁用晦序云學慚鼠獄智乏

雞碑用此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司隸徐正名知人符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謝眞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

神邪無神邪對曰有後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處如字景裕不能答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碩聞其强記欲試之乃試以月令紹遠讀一遍誦之若流

徐之才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為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

頴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辯不羣正光初瀟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予問荀任處

對曰僕任中甘里予曰何爲任城南北有四夷館意以此識之苟曰固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瀏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予無以對潘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鎚信非虛也

關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徐陵數歲家人携候釋寳誌寳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驟褭以迅驂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儼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詔下國學有袁憲者字德章年十四被詔為正言生博士周弘正將升講坐延憲入

室設以麈尾令憲堅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後生於是何謝遞起義端而憲酬對閑敏觀者嘉焉憲固自若弘正謂客曰卿還諮袁吳郡此即已堪代為博士矣

岳桂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答問禁中有負俶者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耳半千

名餘慶王義方稱之曰五百年一賢臣當之因改名半千也

○玄宗問倣童子豈有類若者乎倣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員動靜泌逡巡請聞說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對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帝大說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一籠以獻荊公

者公因問元澤何者是麞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遂
對曰麞邊是鹿鹿邊是麞客大奇之
〇以上皆美少年夫容止可觀則異日必定富貴天
資聰偉則早年必有文詞定交者貴圖其始是故
講道學者最識此幾

〇六標榜

〇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別
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
所知王濬沖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頳顏此亦方中

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甚矣史之文勝質也方其揚搉不須之時日中無鍾久矣其愛惡喜怒爲如何者此雖中散之累而不足以損中散之高朗爲乎盍之哉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

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
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謝幼輿曰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嵇延祖弘雅劭長
董仲道卓犖有致度

會稽孔闓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謝朓朓
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
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何烱白晳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
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爲蟬冕所貺彌有華采

○七詆毀

後來年少多有道深公者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擧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嗔甚復於地取内口中齧破卽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況藍田邪

安期述之父

狀得佳様出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育長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四人任猶在選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昔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癡

桓温云　長康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

世云有三絶畫絶文絶癡絶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於時以爲名賞

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毀更爲詩示之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

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掛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〇以上皆標榜以爲賢詆毀以爲極不肖者夫所爲標榜正所以自增聲價先期陰詆正所以杜絕剌譏好生羽毛惡生瘡疣孰敢違之世人多愚故使此等坐擅重權耳

〇八易離

子高游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還送文節近之三宿臨別涕泗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去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豕也而常羣聚乎李生曰此不過大言以欺其徒耳其徒若應曰師父想家也不然何以皆涕泗而先生獨高揖乎。

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至者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

此翟公絕交論也尤簡切痛骨可惜人多輕易念過

任昉爲中丞辭裾輻輳預其實者號爲龍門遊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李生曰想祖考未必愛賢莫好名也金蘭客友安得許多

王大喪後朝論或曰國寶應作荆州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荆州事已行國寶大喜夜開閤喚綱紀話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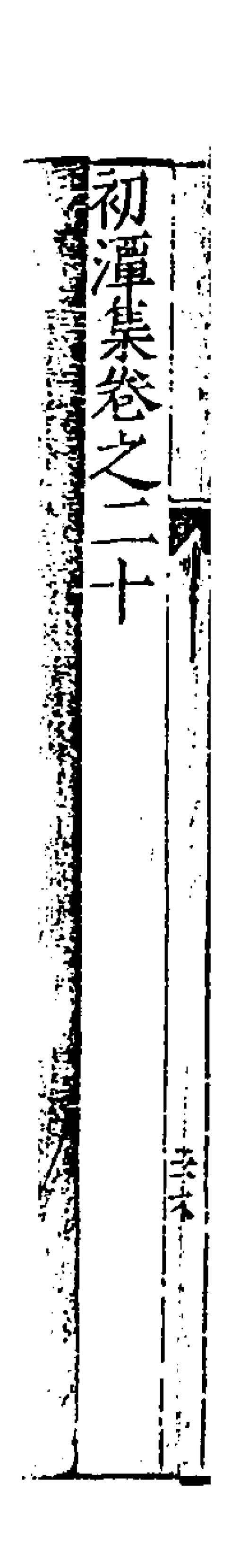
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卽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甚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寳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議賈

以上皆易離之交蓋交難則離亦難交易則離亦易何也以天下盡市道之交也夫既爲市矣而尽

可以交日之易亦可以易離病之則其交也不過交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是故以利交易者利盡則疎以勢交通者勢去則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夫唯君子超然勢利之外以求同志之歡而後交始難耳況學聖人之學而深樂夫得朋之益者則其可交必如孔子而後可使七十子之服從也何也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無有也孔子所可欲之物惟七十子欲之他人不欲也如此乎其欲之難也是以終七十子之身不知所掉臂

也故吾謂孔子固難遇而七十子尤難遇也吾又以是觀之以身爲市者自當有爲市之貨故不得以聖人而爲市井病身爲聖人者自當有聖人之貨亦不得以聖人而兼市井吾獨怪夫今之學者以聖人而居市井之貨也陽爲聖人則炎漢宗室既以爲篡位而誅之陰爲市井則屠狗少年又以爲穿窬而執之非但滅族于聖門又且囚首于井市比之市交者又萬萬不能及矣吾不知其於世當名何等也


初潭集卷之二十

君臣一

○一聖君

黃帝巾几銘于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

蚩尤爲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

周德隆莫木茂盛嵩堤為宮室因名嵩室

優膏之君來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優膏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驁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伯王乎遂見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

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爲卿

妙妙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如甯遬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給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仲父此言無人省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

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宮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于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宮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

申首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寢覺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

因兼罪典衣典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

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令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

大孝子大見識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妙哉言。梁王亦具眼矣

光武問可傳太子者群臣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

好博士尤好光武

○二聖臣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

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又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至言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

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人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妙妙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𤺺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盍爲請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

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齊桓公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至言至言至言至言

○三賢君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

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烏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雖奄彊亦新鮮

范蠡乘輕舟浮五湖越王以良金寫范蠡狀而朝禮之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遂擊金而退軍吏諫曰城自壞天助我也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人治城城治而

後攻之中牟服其義乃請降

不戰而屈人兵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子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輙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輙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

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其入直宮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縒爲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故沈佺期直宿詩云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體羣臣如此報禮安得不重乎

馮豹拜尚書郎每奏事未得報俯伏省閣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治護萬方時有加减
權爲慘慽欲數見又恐其勞常穿壁瞻之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諫曰此爲小
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所以好之
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緣岸哀
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
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宣武與簡文太宰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
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

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簡文爲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爲佳

桓公坐有參軍掎烝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掎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乎勅令免官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苻堅與諸征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彦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也習跛一足裁堪半丁故戲之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玄宗嘗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四賢臣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潛其朝冠振其鹿裘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體懈惰詞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齊言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

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
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
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
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
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妙語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

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

何以樂吾身

妙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耶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子思不腐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練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

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

向雄爲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爲黃門郎劉爲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雄

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臣於劉河內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武帝從之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董和允之父先主定蜀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其爲交歡亮嘗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

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也

王司州先爲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爲長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住曰下官希見盛德淵源始到猶貪與少日周旋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

式還上之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早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儀長孺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甞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輙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世武皇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鞘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鬐王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有詔置

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

人以為淡我以為趣

諸葛靚入晉以與晉室有讐常背洛水而坐武帝欲見之乃請諸葛妃呼靚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慙悔而出晉諸公贊曰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為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

祖叔母瑯邪王妃靚之姊也帝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時稱康亦被法而康子紹爲蕩陰之役談者咸曰觀紹靚二人而知忠孝之道區以別矣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塲帝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遘禍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塗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劉道眞嘗爲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既而用爲從事中郎當時以爲美談

王東亭爲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爲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卽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

後因丹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
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
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掾必
爲黑頭公未易才也
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也請吳隱之爲衞將軍主
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
厨帳助其經營
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賦詩曰種蘭巳當門懷
璧莫入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

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

亦可憐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奢者必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以上皆賢臣上有賢君而後下有賢臣唯賢知賢亦未易遇也然所謂賢亦卽事卽時稍有見識方量足稱耳若必皆如齊桓仲父安可得耶